

成疏肆中也素質雅正體無邪詔而曲從於物不中已直故前章云大直若屈也光而不耀

御疏光者謂明智也聖人雖有明智而韜晦之不以炫耀故云光而不耀聖德如此

自然百姓淳淳而從化也○河上公曰聖人雖有獨知之明常如闇昧不以耀亂人也○禁曰明道若昧也前標得失之政次指禍福之門而沒溺者既多昏迷者已久

秩奇則繫累之境倚伏非懸解之場是以廉而不穢始體清虛之道光而不耀方識慧源之路冥得失何禍何福乎混是非執邪執正乎泛乎無繫無不繫肅然無可無不可○成疏智慧光明無幽不照而藉光晦迹不炫於物忘其照也莊子云滑疑之

耀聖人圖而域之也

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卷之十五

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卷之十六

唐玄宗御註并疏

河上公嚴君平李榮註

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梁陽強思齊纂

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治人章所以

正明用道而治以效得和故以此章

重明治人及事天無過用道統此章

內文有四道第一明備化養生莫先

用道第二明備復用道必須積行累

功第三明備行累功可為化生

第四明備深相穿柱久視長存

第一明備化養生莫先用道夫道成

空懸成

迷夫之大誇重德長立為我輩之法

網有因之若當行正直則我輩願上

風降軒星早身山中選招李聖豈非

德能早伏道在斯尋王法今而一行

無執據於三照納忠入守王德也

先至持立酒仙星君進事不入是知

正為國本邪乃人野理人及天莫先

用道用道則易經對觀則無務深探

怡和惟天之役不深括此之矣何然

莫知其極積德之致乎

治民事天莫若畜

御註畜愛也人君將理人事天之道莫若

愛費使舍廉實人有禮節三時不害則天

降之嘉祥人和可以理人天保可以事天

○御疏畜愛也言人君將欲理化下人敬

事上帝為德之先無如愛費愛費即儉德

也儉即足用可以聚人樂盛豐備天享明

德故云莫若畜也○河上公曰治人謂人

君理人民也事天事用也當用天道順四

時也莫若畜蓄儉也治國當愛借民財不

為奢泰治身者愛惜精炁不放逸也○禁

曰下理於人事於天莫過以道用為法

式○成疏天自然也法式也莫若猶無過

也言上合天道下化黎元者無過用無為

之法也

夫雅畜是謂早服

御註何以聚人曰財君能儉愛則四方之

人將襁負而至早服事其君矣○御疏夫

雅畜盡出上文是以早服釋儉畜之義也

凡有七轉義皆做此夫雅者發語之辭也

服者事也夫雅能儉愛之君理人事天以

儉為政者是以普天之下亦當早服事於

君矣○河上公曰早先服德也夫能愛惜

民財愛惜精氣能先得天道○禁曰以道

為式物先以歸○成疏歎此無為之法獨能自利利他用之治身則制諸魔試用之治國遠鄉歸伏

第二明雖復用道必須積行累功

早服謂之重積德
御註夫能儉嗇以是有德人歸有德早事其君故云重積德爾○御疏何故善天仰化率土歸仁由行節儉節儉則百姓早服事之是重積其德爾○河上公曰先得天道是謂重積德於已也○榮曰道輕德薄人不歸依重積深厚物自賔伏○成疏重深重也積累積也言欲內制魔試外伏避蕃者也必須積累功行其德深重方可遠伏也

重積德則無不克

御註聖人積德四海歸仁則無有不能制服○御疏克能也若若厚積其德者其為政也人力普存其事天也吉無不利則四方向化無有不能制服者矣○河上公曰克勝也重積德於已則無不服○榮曰德

重仁深無不克勝也○成疏克勝也亦言得也言累積功行其德深重自利利他無所喪失內外制服無不獲勝

無不克則莫知其極

御註人君之德無有不能制御者則無遠不至故四方莫知其窮極○御疏此謂君德無有不能制服者則殊俗慕化絕域觀風無遠不至故莫知窮極也○河上公曰無不克勝則莫有知己德之窮極也○榮曰以儉為理天下玄同豈知其極也○榮曰四夷賔伏國界無邊與道玄同有何窮極○成疏能所相應理無不契道德深遠莫能知其窮極也

第三明積行累功可為化主

莫知其極可以有國

御註莫知其德窮極然後可以為有國○御疏言人君德化無遠不及萬人所歸德神明所福享然後可稱為有國故易曰王假有廟有家是也過此以往豈為有國乎○河上公曰莫知已德有極則可以有社

稷為民致福○榮曰境土無邊道德無際始可以有於家國○成疏既理無不契深遠無極故可以有國益民為王侯化主也有國之母可以長久

御註有國而茂養百姓者則其福祚可以長久爾

御註母者道也以茂養為義夫所以得稱有國者祇緣有道而茂養蒼生若爾福祚永昌可以長久○河上公曰國身同也母道也人能保身中之道使精氣不勞五神不苦則可以長久○榮曰有道則國安無道則國危國由道生道為國母以道為母所以長久○成疏既為帝主國主慈育蒼生視物如子故云之母德行雖高功成不處無為虛淡故可長久

第四明深根寧極久視長存

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

御註積德有國則根深而蒂固矣深固者是長生久視之道○御疏夫積德之君以道為國則可以長久故舉根蒂之喻以申其義也蒂花跖也夫草木根深則榮茂蒂

固則不落乃長久也以喻積德之君埋根於道固蒂於德命延謂之長生恒照謂之久視故云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河上公曰是謂深根固蒂人能以氣為根以精為蒂如樹根不深則拔蒂不堅則落言人當深藏其氣固守其精無使泄漏也長生久視之道深根固蒂者乃長生久視之道也○禁曰夫根枯則拔蒂朽則落今理國以道為根則根深修身以德為蒂則蒂固蒂固則長生根深則久視天人之式家國之要也○成疏根本也蒂迹也根能生蒂以譬本能生迹迹而本曰深根本而迹曰固蒂夫根不深則傾危蒂不固則零落只為根深所以長生蒂固所以久視此明有國聖人本迹俱妙故經云長生久視之道視照也

治大國章第六十治大國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明理人倫受則焉早服此章明早服不使則其德交歸文分為三第一切樂神國之喻不可有為第二明德及鬼神兩無傷害第三結數文歸之德以勸之君

治大國章第六十治大國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明理人倫受則焉早服此章明早服不使則其德交歸文分為三第一切樂神國之喻不可有為第二明德及鬼神兩無傷害第三結數文歸之德以勸之君

第一初舉理國之喻不可有為蓋開元首合道而臨人臣作股肱受陰陽而理物然軒輝而下仙閣而欲風莫為之享安動靜之心使行而百姓則家無解而其地今四方得所百姓咸安而門約之不仁沉淫太甚于牙之把德神女泣厥理亂俗若解送勿清能如製解然後叩頭天處法後

治大國若烹小鮮

御疏烹煮也小鮮魚也烹小魚者不可撓撓則魚潰喻理大國者不可煩煩則人亂皆須用道所以成功爾

第二明德及鬼神兩無傷害

以道莅天下者其鬼不神

榮曰治國煩則下亂修身煩則精散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以用也莅臨也人神處

幽為鬼神者靈効之謂夫人有求則神應今若上德之化人自安任豈唯上忘帝力亦不傍請鬼神故虞幽之鬼無以効其明靈也

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民

御註上言其鬼不神非謂鬼歇滅而無神但其神不見怪以傷人○御疏此復釋鬼無效靈之義非其鬼不神者非謂鬼歇滅而不為神但祛之將與由人有農人恒其德則神不見怪而傷人也春秋曰其氣焰以取之○河上公曰其鬼非無精神也邪不入正不能傷自然之民也○禁曰非其鬼無精靈而不害人由上用於正道所以邪不為害○成疏神靈驗也非此鬼無靈驗但福祐於人不損傷物也治傷者鬼以

諂曲為義即是擾動邪淫心也言以正道治身諂媚之心不能傷於正行縱使心動即為真照故不傷人也

非其神不傷民聖人亦不傷民

御註鬼見神怪則傷人聖人有為則傷人今鬼所以不見神怪而傷人者以聖人無為清靜故也○御疏所言神不傷人者豈但神無靈効而不能傷害於人而聖人以道臨人無為不擾百姓自正故云聖人亦不傷人則鬼神不能見怪以傷人者由聖

非其神不傷民聖人亦不傷民

御註鬼見神怪則傷人聖人有為則傷人今鬼所以不見神怪而傷人者以聖人無為清靜故也○御疏所言神不傷人者豈但神無靈効而不能傷害於人而聖人以道臨人無為不擾百姓自正故云聖人亦不傷人則鬼神不能見怪以傷人者由聖

非其神不傷民聖人亦不傷民

御註鬼見神怪則傷人聖人有為則傷人今鬼所以不見神怪而傷人者以聖人無為清靜故也○御疏所言神不傷人者豈但神無靈効而不能傷害於人而聖人以道臨人無為不擾百姓自正故云聖人亦不傷人則鬼神不能見怪以傷人者由聖

非其神不傷民聖人亦不傷民

謙柔故萬國歸往潮宗慕義滿於郊郭也
本亦交字者言大國行謙故與小國交會也

天下之交牝牡常以靜勝牡

御註天下之人交至者歸於謙德則如牝

以雌靜常為牡動所求由以靜為下○御
疏天下之交疊出前文以結下流之義也
言天下之人所以交會至者猶大國謙下
之故喻如牝者常以雌靜致為牡動者所
求故云牝常以靜勝牡○河上公曰天下
之交牝牡者陰類也柔謙和而不唱也牝
常以靜勝牡女所以能屈男陰勝陽以其
安靜不先求也○榮曰牝雌而靜牡雄而
動夫靜可以制動陰可以屈陽故知謙為
伏跨企柔弱勝剛強也

以靜為下

御疏前云天下之人所以交會而至者由
人君用謙卑之道則如牝者常以雌靜為
牡動所求此云以靜為下則明牝常以雌
靜而能勝牡者由以靜為下故爾○河上

公曰陰道以安靜為謙下也○成疏天下
之交疊前生後也牝雌靜也牡雄躁也言
大國所以能令諸國款附而交會者常用
謙和雌靜故能勝於雄躁也若用剛躁則
不能致也是知治身治國莫不以柔順為
先也

第二明小大守分各用雌柔

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

御註大取小以為臣妾小取大以為援助
○御疏故者仍上之文以結成前義也言
大國之君所以不事威武而用謙卑之德
以柔服之者將欲懷來附庸之君取其小
國之人而為臣妾爾○河上公曰能謙下
之則常有之也○榮曰以謙為德可以容
人未能早退不可取聚○成疏以用也下
謙遜也取攝化也言聖人君臨大國善用
謙和故能攝化萬邦遐邇款附重譯來貢
不亦宜乎

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

御疏言大國之君既以謙卑之道而柔服

小國小國之君則朝聘會盟不敢離叛以
卑下之禮而事大國者則欲取大國之威
以為援助爾○河上公曰此言國無大小
能執謙言人則無過失也○成疏小國自
知卑下守分雌柔聚於大國之中欽風慕

義爾

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

御註以者大取小而者小取大○御疏春
秋曰師能左右之曰以或下以取者言大
國用謙卑之道以取小國則能令其可左
可右故云以取或下而取者言小國用謙
下之道歸事大國但可承奉而求援助不
能令其左右隨意故云而取○河上公曰
下者謂大國以下小國小國以下大國更
以義讓相取也○榮曰結二國也○成疏
或不定也言小國用柔故取於大國大國
用下故取得萬國之歡心用下則同取之
則別故言或也

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

御註大國執謙德而下小國者不過欲兼

畜小國為臣妾小國勢賁賦以奉大國者不過欲入事大國為援助爾○御疏言大國崇謙下以取小國者更無餘意不過欲兼畜小國之人為之君長小國用謙陳薦贊幣而取大國者不過欲入事大國資為援助○河上公曰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大國不可失則兼并小國而牧畜之也小國不過欲入事人使為臣僕也○榮曰國之大也必欲遠扇於皇風境之小焉不過遐欽於道化○成疏大國所以用謙者更無餘意不過欲兼畜養小國小國用柔者亦無餘心不過欲入大國之中慕德接事

第三明高者抑之以息跡企

兩者各得其所故大者宜為下
御註一求臣妾一求援助是兩者各求得

其所欲然大國者當戒於滿盈故云宜下
○御疏大欲畜養小欲入事兩遂其願故云各得大者宜為下者夫物未嘗以小輕大而必以大凌小將恐大國之君僑盈致禍鮮能下下故誠云大者特宜為謙下爾

○河上公曰大國小國各欲得其所大國又宜為謙下也○榮曰扇皇風者遠軍於聲教欽道化者來服於禮儀俱稱所懷各得所欲衣冠是一文執大同仍恐大者蔑小責者凌賤重誠大者以為下○成疏兩者謂大小二國兼畜入事各遂其心雖復大小俱用柔和而大國特宜偏行謙下何者天物必以大輕小未嘗以小凌大故令大者為下此則高者抑之之義也

道者萬物之與章第六十二

道者萬物之與章第六十二

前者前章正明守靜謙和按物用道故此章即顯道體仲與小物歸依此一章義則四別第一顯道能包容萬物珍重第二明不棄惡鄰恒布第三利而不害以明德第四設法問敷道功能

第一顯道能包容物珍重夫大道凡兼之其或神而不宰為善誠之寶持者然金剛之前坦出穢因之外下釋家而儒足為成兩生居火性而執心後寂然歸本空歌永泰天樂云為說獅子之座中則狂獸因遠應緣時動機忍則忘心遊解脫他中法應既而積物故五天子置三公軒騎為之驅執惟一乘之坐進崇聖之歸何其遠哉不知物行日益斯道矣

道者萬物之與

御註萬物皆資妙本以生成是萬物取給之所故與言為萬物之與內也○御疏道者妙本之強名也與內也言道包含無外是萬物資始之所故為萬物之與內西昇經云道深甚與虛無之象此之謂也○河上公曰與藏也道為萬物之藏無所不容也○嚴曰萬物之形生於天地天地生於無形道以無形之形開虛無導神明通天地達陰陽流四時決萬方殊形異類皆得以成變化終始以為無常無所愛惡與物大同也○榮曰道者萬物之與善人之實不善人之所保寶重也道本無形理唯虛寂無形包之於有象虛寂納之於動植故言萬物之與也淑人君子體正可以重真不肯下愚從邪於焉輕道故有寶不寶也

○成疏道者虛通之妙理眾生之正性也與深密也亦藏府也言道能生成萬有囊括百靈大無不包故為此府藏也

善人之寶

御註善人知守道者昌失道者亡故常寶

貴之而無患累爾○御疏寶者珍貴之謂也善人者體道無為身心清靜故寶貴之無暫違之○河上公曰善人以道為身寶不敢違也○成疏修道善人達見真性得玄珠於赤水故能寶而貴之

不善人之所保

御註保任也不善之人不能寶貴至道及有患難即欲以身保任於道自求免○御疏保任也倚也不肖之徒心無明智惑於積習平居則忽道嬰難則求之以身保任於道倚以求安也○河上公曰道者不善人之所保倚也遭患逢急猶知自悔卑下也○成疏保守持也流俗之人耽滯物境性情浮競豈能守持哉

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

御註甘美其言可以求市尊高其行可以加人以況聖人加美法味之言尊高清淨之行以化不善之人亦如市賈之售而從善矣○御疏此喻說言不善之人亦在教之而已註云甘美其言可以求市尊高其

行可以加人以況聖人以甘美法味之言尊高清淨之行以化不善之人亦如市賈之售相率而從善矣故下文云○河上公曰美言可以市美言者獨可於市夫市交易而退不相宜善言美語求者疾欲得賣者疾欲售也尊行可以加人加別也人有尊貴之行可以自別異於凡人未足以尊道○榮曰體道忘言信言不美飾非之辯未可契真實之言豈足稱道華辭之眾飾偽以為真浮說亂人以惡而為善過可用之於市肆焉能立德而懷道達至善者忘之於彼此悟自然者混之於和同豈可尊已而卑人是我而非彼自加於物上也○成疏不善之人心行澆薄多言佞美好為飾辭猶如市井更相覓利又不能柔弱

揚謙後身先物方自尊高已行加凌於人不善之徒言行如其於道也不亦逐乎

第二明不棄惡鄰恒布大慈

人之不善何棄之有御註不善之人亦在化之而已何棄遺之

有○御疏言人行不善何棄遺之何乎當導之以善道冀從化而悛惡不可棄之而不化故云何棄之有○河上公曰人雖不善當以道化之蓋三皇之前無有棄民德化淳也○榮曰聖教所設本以開化於無知妙道遐通亦乃匠成於未悟欲使善不善而皆善知不知而共知常善救人寧容有棄也○成疏奚何也言聖道冥通救物弘普縱使衆生不善何有棄心明慈慈覆被接濟無遺

故○立天子置三公

御註共教不善之人○御疏三公謂太師太傅太保也天子無為三公論道皆所垂訓立教化不善之人書云天工人其代之此之謂也○河上公曰欲使教化不善之人○榮曰上古至淳賢愚平等身不失道行合自然人皆實道也逮乎三五已降物漸澆滿無君不可導人有主方能化物故上樹垂拱之后下設論道之官示之以好惡誠之以禮律化彼不善闔此淳風也○

成疏既能接物無遺算設濟世之法故立天子以統萬機置三公坐而論道調理陰陽緝熙治政意在舟航庶品亭毒群生自開闢以來真君出世皆是大道權應而為帝王所以上象三清而置僚庶者也

第三科簡利害以明勝負

雖有拱壁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

御註三公輔佐雖以合拱之壁先導駟乘之馬以獻之猶不如坐進此無為之道於君以化人爾○御疏合拱之壁壁之大者駟乘之馬馬之良者言三公輔相雖以壁馬獻之至尊未足珍貴不如坐進無為之道今化惡歸善爾拱壁先駟馬者古者朝聘將進駟馬以壁為導故稱先春秋云乘韋先牛十二馮師之類是也○河上公曰雖有拱壁先駟馬而至故不如坐進此道也○榮曰古之徵士先進以壁次進以馬故言以先駟馬也夫倒置之徒必須發之以蒙蔽抱愚之者亦宜權之於智炬作君上之心腹為元首之股肱義在匡救其惡

助宣風教然而尚名者不安其分妄規非次之榮好寵者不以其道雅希高貴之爵驕奢自貽伊戚遂至危亡之禍未若增修至道寵辱不驚○成疏拱壁即拱把之壁圓全大壁也駟馬一乘車也古者召士必先齋拱壁後遣駟馬言從有高蓋金壁富貴榮華亦不如無為坐忘進修此道何者夫修道可以長生富貴適為大患故廣成子云人生處世如雲翔空氣藹俄爾以此格量不如遠矣

先齋拱壁後遣駟馬言從有高蓋金壁富貴榮華亦不如無為坐忘進修此道何者夫修道可以長生富貴適為大患故廣成子云人生處世如雲翔空氣藹俄爾以此格量不如遠矣

第四假設疑問數道功能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

御註何問辭也○御疏舉古證今今物生信古人即前實道善人也問其所以保貴此道其意何也○河上公曰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不日日遠行求索近得之於身也○榮曰自昔至今重於此道者何謂也求之非一日而得行之免百年之禍保於福祿絕於危亡今古同尊天人普貴也○成疏言曩昔聖人所以珍貴此道者何耶只為

不經一日求之則得此言悟者自擊道存迷者累劫不會也假使無始已來生死罪惱一得還源可以頓免有此神力不可思議故為天下人間之所尊貴也

不日求以得有罪以免耶故為天下貴

御註道在悟不在求不如財帛可日求而得故云不日求以得悟則無罪累可為貴○御疏此答釋貴道之意不日求以得者言道在於悟悟在了心非如有為之法積日計年營求以致之爾但澄心窒欲則純白自生也故云不日求以得有罪以免耶者夫忘心起際則業累斯生若悟道虛忘則罪因自滅豈如執滯之人動生悔吝嬰彼罪罰方求免耶以是之故為天下善人之所寶貴爾○河上公曰有罪以免耶有罪謂遭亂世間君妄行刑誅修道則可以解死也免於眾耶故為天下貴道德洞達無不覆濟全身治國恬然無為故可為天下貴

為無為章第六十三

為無為章所以

明動物歸休有罪以免效次此章即
謂三別第一明動不乖寂是歸休之
方第二明制伏初心是免罪之術
三戒凡舉聖言
以助修行之人

第一動不乖寂是歸依之方夫道性
相俱寂真門幽遠聲色難辨其大
深之中難隨隨迎之外事感天下而

難又何如為而不為雖言定而莫聞
凡所不聞其聲信多言數窮至人
無難一運而至天等法法經七劫而
他安河上應空界百文而無能讀人
早學欲然念和邪與空皆成述何房
查而過滅斯言在耳竟不能之尤若
家此流計行經杜漸則知執念以
推至至明行為大於細宜虛談也

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

御註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
怨以德於為無為於事無事於味無味者
假令大之與小多之與少既不越分別求
不為怨府若逐境生心違分傷性則無大
無小皆為怨對今既守分全和以德御
疏為造作也修道之人坐忘去欲心無造
作凡所施設功與化冥於為非有故曰無
為此明心也即事不滯故於事而無事此
明身也即味不耽故於味而無味也此明
口也三業既靜六塵自息爾河上公曰

為無為因成修之故無所造作事無事味

為無為因成修之故無所造作事無事味
設備除煩省事也味無味深思遠慮味道
意也○禁曰息躁動凝神於安靜絕繁務
虛已於自然除嗜欲耽之於玄妙也○成
疏為無為妙契心源不失真照照達有為
即無為也故無為則為則無為也事無
事事者色聲物境一切諸事也妙體真宗
照不乖寂雖涉事而有即有體空內則雖
照而無心外則雖涉而無事味無味者
除著之謂也根塵兩空境智雙寂雖復求
除而無著也
大小多少報怨以德
御疏夫大小之為多少之事苟涉有為之
境無非怨對之讎若能體彼無為捨茲有
欲悟真實相無起滅心自然怨對不生可
謂報怨以德河上公曰大小多少陳其
戒令也欲大反小欲多反少自然道也報
怨以德修德行善絕禍於未生也○禁曰
怨之生也或大或小仇之起也乍少乍多
涉有事之境即拘斯累怨怨相報無有盡

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

御註肆情縱欲者於為無不難於事無不
大今欲圖度其難營為其大當須於性未
散而分未越則於其易細○御疏圖度也
為營也夫情欲傷性皆生於漸無不始於
易而終成難初於細而後成大今圖度其
始易之時則於終無難營為於初細之日
則於後無大若謀難於難為大於大禍亂
已作縱欲圖而為之將無益於患○河上
公曰圖難於其易欲圖難事當於易時未
及成也為大於其細欲為大事必作於小

禍亂從小來也○榮曰圖難於易為大於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大事必作於細作起也事之起也必自易成難物之生也亦因細至大所謀欲除難罪必息於易所慮欲除大惡先折於細根本若除枝葉自受也○成疏圖難於易圖謀度也難罪報也易初心也言欲謀圖遠却惡道之難難者必須觀察初心心既無作則無報也為大於細細小也為巨彙者本乎微小此明欲滅惡果先須遠因也

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御註明上文所以預圖為○御疏作起也此疊上文原禍難之所起難事必起於易欲令於易而圖之大事必起於細故令於細而去之其類寔繁不可具舉故以下而總之爾○河上公曰處謙也○成疏作起也夫天下艱難罪報必起自易心言一念初心造業甚也故重考大殃必起於小從微至著漸成巨累所以欲除惡報先制初心第三戒凡舉聖言以助修行之人

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

御註因云大事必作於細將明聖人所以能成其大者以不為其難事大事故能成其尊大○御疏前明凡人嘗為難大之事故多敗多難是以舉聖人終不為難事大事故能成其尊大爾○河上公曰天下共歸之也

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

御註輕諾許人必寡於信動作多易後必多難○御疏此結喻也夫不三思而後言輕易其然諾者必少志信不謀始而慎終多易其事者後必生難而為患累○河上公曰夫輕諾必寡信不重言也多易必多難不慎患也○榮曰定辭必信輕諾必虛難於所為罪業生死皆易易為非法之事終始皆難也○成疏夫輕諾必寡信此起喻也諾然許也寡少也夫輕易許諾於人者必少有信實也故失信則貽寡信之責也多易必多難此合喻也夫輕易然許則致寡信之責亦猶輕易為罪多招八難之

殃故修道之夫應須疑重不可輕率也

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御註難為輕諾多易故終無難大之事○御疏聖人即有道之君也猶難之者難為輕諾多易之事况不如聖者乎聖人難為輕諾多易故終無難大之事爾○河上公曰是以聖人猶難之聖人動作舉事猶進退重難之欲審其源故終無難聖人終身無忌難之事由避害深也○榮曰輕為惡事動入罪因聖人聰明猶尚難於有為之事故得終始無難况盲瞶之徒不能重慎欲免禍難其可得乎○成疏猶尚體道聖人實無難易而尚難罪不為故無難難之責况在凡俗而縱情乎此舉聖戒凡也故郭註莊子云聖人雖入火不熱而未嘗蹈火也又云遠火而非逃熱即斯義也

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卷之十六